

北京长篇小说创作

精品系列

张炜 著

柏慧



北京长篇小说创作 293

精品系列

柏 慧

张 炜 著

北 京 出 版 社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柏慧/张伟著. —北京: 北京出版社, 1996

ISBN 7-200-03042-2

I. 柏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N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16988 号

北京长篇小说创作精品系列

柏 慧

BAIHUI

张 伟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市房山区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2.375 印张 285 000 字

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

ISBN 7-200-03042-2/I·408

定价: 16.0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著名作家张炜继《古船》、《九月寓言》之后创作的又一部长篇小说，是与前两部风格迥异的力作。

小说采用第一人称，以“我”的现实生活为主线，糅以家族秘史和古代传说，描述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，刻画了“我”及一系列栩栩如生、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，从而展现了纷繁尖锐、发人深省的社会矛盾。

小说在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呼唤理想主义的献身精神，在讴歌改革大潮的同时痛斥拜金主义的丑恶没落，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作家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及其维护人类美德、保护环境的强烈愿望。

小说有散文之精美，杂文之犀利，既可以看成是主人公写给过去恋人和老师的三束信札，也可以看成是三组日记或内心独白，表现出作家在长篇创作艺术上的新探索。



7xerz

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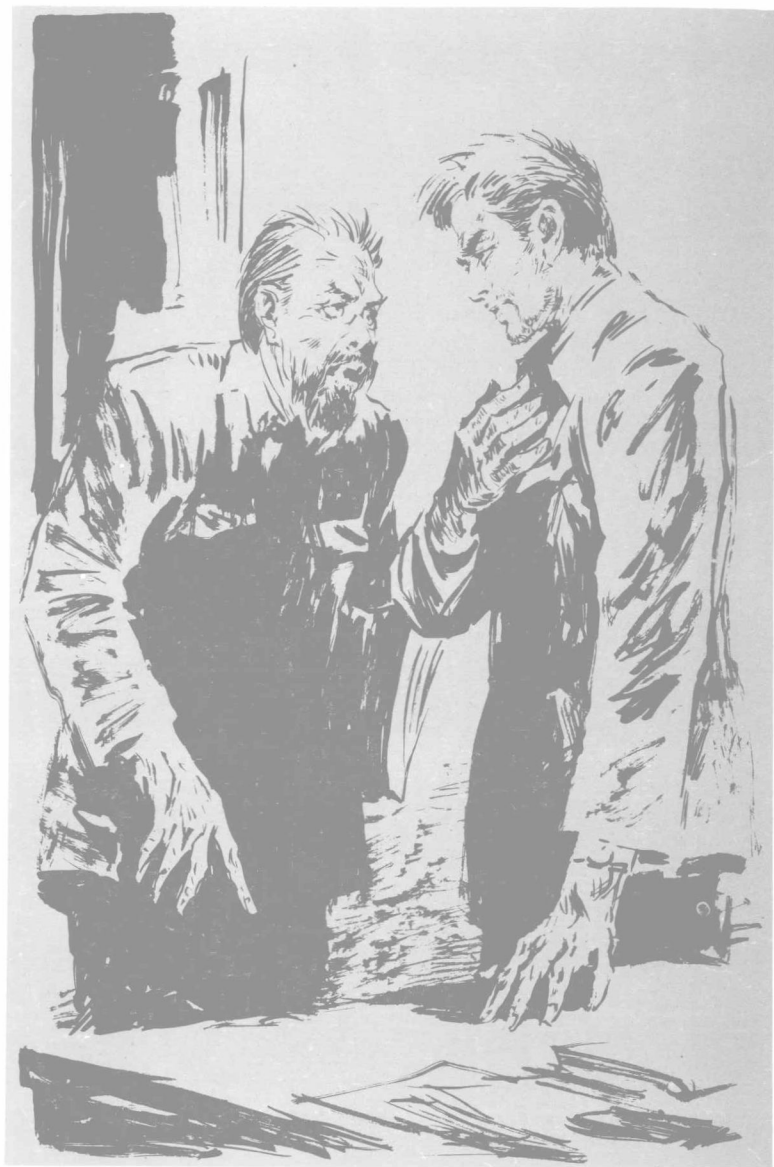
ZHONGGUOZUOJIA XIEHUI SHANDONGFENHUI

蒲公英是最早的一批花儿，乘风扬伞而去了，
最后的一批也在秋季装得发。土地不动土产色地
承接和辞退，卷走一片绿色，覆上一层嫩
黄。浆果的糖汁从裂口处流下来，引来
那么多小蝇和蜂子。露嘴小狐迈着软
的步子走近了，小蝇们嗡的一声散开。
小狐用粉红的卷舌舔了一下，微乏的酸气
倏定皱了皱眉头，但它还是勉强地享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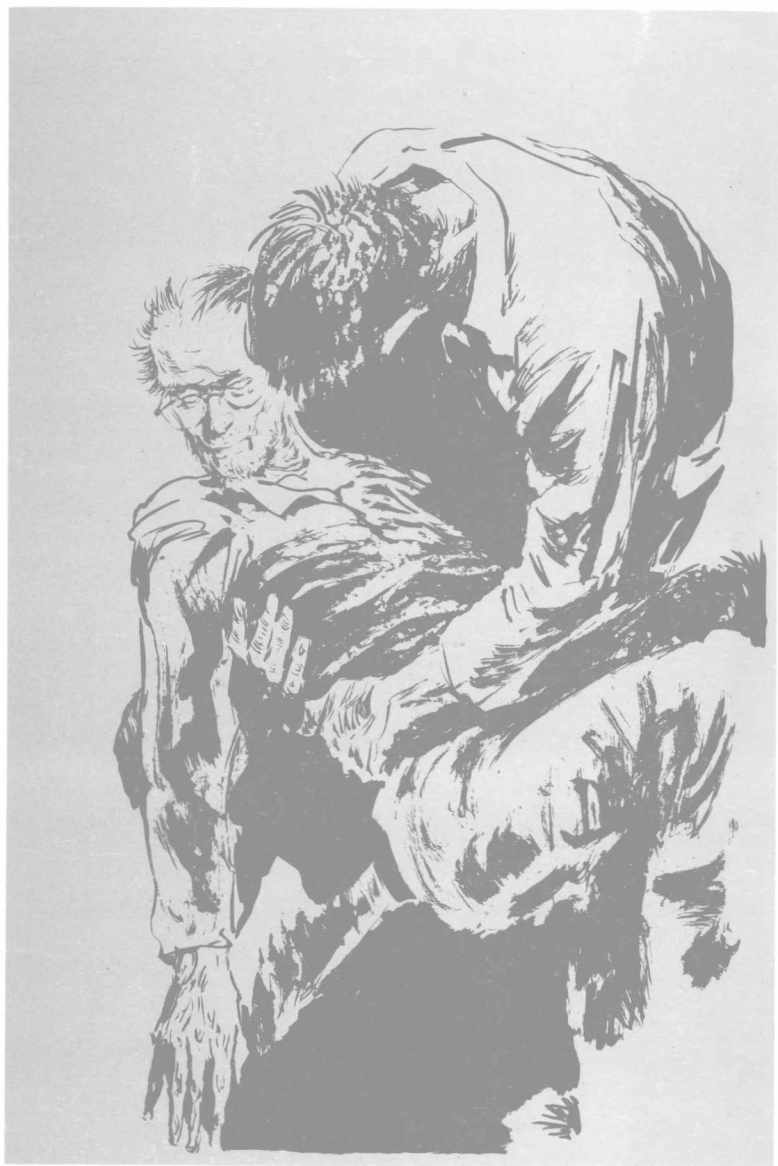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手迹



我和柏慧在那个丁香花一齐开放的春天……



老胡师并不认为讲那些话的人品行不端，反而真的一度对我有些生气。



我的左侧沾满了导师的血，他的头歪到一边去了。



未来会是一次有希望的迁移吗？——我，拐子四哥
还有斑虎在葡萄园里。

献 给

我 亲 爱 的 同 志

目 录

第一章 柏 慧—— (1)

第二章 老胡师—— (197)

第三章 柏 慧—— (283)

夜 思 (代后记) (364)

第一章

柏 慧——

1

.....

已经太久了，我们竟然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互通讯息。也许过去交谈得足够多了。时隔 10 年之后，回头再看那些日子，产生了如此特殊的心情。

.....

午夜的回忆像潮水般涌来……我用呓语压迫着它，只倾听自己不倦的诉说。

10 年的时间里我们只是匆匆见过一面。那一次我甚至没有来得及仔细看看你。我肯定让你越来越失望了——失望了吗？每个人最后都会让人失望，好在这只是别人的事儿。十几年前大学校园里那个瘦削的男生长成了今天这副模样，真没有准备。人一晃就到了中年。原来总以为中年是别人的。

你说，你永远也不会理解我现在的处境。你不明白一个人到了这把年纪，正该是好好安定自己的时候，却突然去了穷乡僻壤。这真是一种无聊的消磨，大概会很痛苦的。

其实对比起我生活过的那座城市，这儿要好上不知多少倍。

它起码不那么嘈杂，早晨一睁眼看到的不再是浩浩的人流、拙劣的建筑。我待在自己的葡萄园里，葡萄园当中有座小茅屋；我们四周的篱笆上爬满了豆角蔓子。园子里有一眼旺旺的水井，水的味道像矿泉。我就守着这眼井过了这么多年，用它的水沏茶。平常干些园子里的活儿，我有几个最好的帮手。这样过下来，我并不太想城里。

我盼望梅子与我有个同样的抉择，也盼望在这儿迎接我的一些朋友。

从地理位置上看，这儿可不能说是穷乡僻壤。它处于有名的登州海角，而这个海角从古到今都值得好好记叙。比如说秦始皇三次东巡都到过这里，那个为他采长生不老药的方士徐芾（福）就是这儿的人。海角上至今仍有不少东巡遗迹，有无数传说。

我就在这样一个地方住下来，一待就是好几年。我感受着我的海角——我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认为它是我的，或我是它的。我开始能够好好地、从头至尾地想想我自己和我所经历所感到的一切了。

我在这期间想得最多的就是你，以及与你连在一起的那所地质学院。它是我的母校，我的另一个出发地，我的一个港。你们今生都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抹掉。

在这个午夜，我仿佛听到了你的询问：从头开始吗？我感激你遥远的注视，从心里感激。

从头开始——开始吗？

我一时无从回答，只是充满了感激。我好像已经开始了。

初来这儿时，我对梅子说：我正在从头开始。梅子对此并不支持，但认为可以试一下。她默默承受了。她知道人已经到了中年，再不试一下就来不及了。我因此而感谢着她。

你现在是独自一人了。那位小提琴手使你失望了。但他的确是个天才，我这么想。

保重自己吧，柏慧。

不要忘记春天，那个丁香花一齐开放的春天……